

律
史

[清]馬驥撰 王利器整理



K220.4

1
:10

繹

馬

驥撰

王利器整理

史

一〇

外錄卷一五一——卷一六〇

中華書局

釋史卷一百五十一

釋名 外錄第一

天官書

春曰蒼天，陽氣始發，色蒼蒼也。夏曰昊天，其氣布散，皓皓也。秋曰旻天，旻，閔也，物就枯落，可閔傷也。冬曰上天，其氣上騰，與地絕也。

淮南子何謂九野？中央曰鈞天，其星角、亢、氐。東方曰蒼天，其星房、心、尾。東北方曰變天，其星箕、斗、牽牛。北方曰玄天，其星須女、虛、危、營室。西北方曰幽天，其星東壁、奎、婁。西方曰昊天，其星胃、昴、畢。西南方曰朱天，其星觜、胃、參、東井。南方曰炎天，其星輿、鬼、柳七星。東南方曰陽天，其星張、翼、軫。博雅東方昇天，東南陽天，南方赤天，西南朱天，西方成天，西北幽天，北方玄天，東北蠻天，中央鈞天。

春秋元命苞 天不足西北，陽極於九，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。天如雞子。天大地小，表裏有水，地各承氣而立，載水而浮。天轉如車轂之過。水者，天地之包幕，五行之始焉，萬物之所由生，元氣之津液也。玄中記天下之多者水焉，浮天載地。尚書考靈曜從上臨下八萬里，天以圓

覆，地以方載。史記漢書周易。蓋中體天，外用地也。

尚書考靈曜：「天圓地方，其體不外萬里，其用八萬里。」

博雅 天圍闢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，東西短減四步，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百五步，從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，下度地之厚，與天高等。○東西短減四步，語尤奇。

天地之大，西北幽天，北武之天，東北麗天，中央廣天。

孝經援神契 周天七衡六閒者，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，合十一萬九千里。

從內衡以至中衡，中衡以至外衡，各五萬九千五里。

周髀算經 昔者，周公問於商高曰：「竊聞乎大夫善數也，請問古者，包犧立周天曆度，夫天不可階而升，地不可將尺寸而度，請問數安從出？」商高曰：「數之法出於圓方。圓出於方，方出於矩，矩出於九九八十一。故折矩以爲勾廣三，股修四，徑隅二。既方之外，半其一矩，環而共盤，得成三四五，兩矩共長二十有五，是謂積矩。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，此數之所生也。」周公曰：「大哉言數！請問用矩之道。」商高曰：「平矩以正繩，偃矩以望高，覆矩以測深，卧矩以知遠，環矩以爲圓，合矩以爲方。方屬地，圓屬天，天圓地方，方數爲典，以方出圓笠以寫天，天青黑，地黃赤，天數之爲笠也，青黑爲表，丹黃爲裏，以象天地之位。是故知地者智，知天者聖。智出於勾，勾出於矩。夫矩之於數，其裁制萬物，唯所爲耳。」周公曰：「善哉！」尚書考靈曜：「天者純陽，清明無形，聖人則之，制璣玉衡，以度其象。」

白虎通 天者何也？天之爲言鎮也，居高理下，爲人鎮也。地者，易也，言養萬物懷任，交易變化也。天道所以左旋，地道右周，何？以爲天地動而不別，行而不離，所以左旋右周者，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。君舒臣疾，卑者易勞。天所以反常行何？以爲陽不動無以行其教，陰不靜無以成其化。雖終日乾乾，亦不離其處也。博雅 乾，玄天也。天，顛也。物理論 天者，旋也，均也，積陽純剛，其體廻旋，羣生之所大仰。春秋說題辭 天之言顯也，居高理下，爲人經紀，故其字一大以鎮之，此天之名義也。天之爲體，中包乎地，日月星辰屬焉。釋名 天，豫、同、究、冀以舌腹言之，天，顯也，在上高顯也。情、徐以舌頭言之，天，坦也，坦然高而遠也。易謂之乾，乾，健也。健行不息也。又謂之玄，玄，縣也，如縣物在上也。

淮南子 天道曰圓，地道曰方。方者主幽，圓者主明。明者，吐氣者也，是故火曰外景。幽者，含氣者也，是故水曰內景。吐氣者施，含氣者化。是故陽施陰化。天之偏氣，怒者爲風；地之含氣，和者爲雨。陰陽相薄，感而爲雷，激而爲霆，亂而爲霧，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，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。毛羽者，飛行之類也，故屬於陽。介鱗者，蟄伏之類也，故屬於陰。日者，陽之主也，是故春夏則羣獸除，日至而麋鹿解。月者，陰之宗也，是以月虛而魚腦減，月死而蠃蠃膽。火上暮，水下流，故鳥飛而高，魚動而下。物類相動，本標相應，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，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，虎嘯而谷風至，龍舉而景雲屬，麒麟

闕而日月食，鯨魚死而彗星出，蠶珥絲而商絃絕，賁星墜而勃海決。人主之情，上通於天，故誅暴則多飄風，枉法令則多蟲螟，殺不辜則國赤地，令不收則多淫雨。釋名：陰，蔭也，氣在內奧蔭也。陽，揚也，氣在外發揚也。寒，捍也。捍，格也。暑，煮也，熱如煮物也。熱，蒸也，如火所燒蒸也。

爾雅 春爲青陽，夏爲朱明，秋爲白藏，冬爲玄英，四時和謂之玉燭。春爲發生，夏爲長嬴，秋爲收成，冬爲安寧，四時和爲通正，謂之景風。甘雨時降，萬物以嘉，謂之醴泉。春秋元命苞：陽氣數成於三，故時三月。陽數極於九，故三月一時九日。

淮南子 季春三月，豐隆乃出，以將其雨。至秋三月，地氣不藏，乃收其殺，百蟲蟄伏，靜居閉戶，青女乃出，以降霜雪。行十二時之氣，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，乃收其藏而閉其寒。女夷鼓歌，以司天和，以長百穀，禽鳥草木。孟夏之月，以熟穀禾，雄鳩長鳴，爲帝候歲。是故天不發其陰，則萬物不生；地不發其陽，則萬物不成。子午、卯酉爲二繩，丑寅、辰巳、未申、戌亥爲四鉤。東北爲報德之維，西南爲背陽之維，東南爲常羊之維，西北爲號通之維。日冬至，則斗北中繩，陰氣極，陽氣萌，故曰冬至爲德。日夏至，則斗南中繩，陽氣極，陰氣萌，故曰夏至爲刑。陰氣極，則北至北極，下至黃泉，故不可以鑿池穿井，萬物閉藏，蟄蟲首穴，故曰德在室。陽氣極，則南至南極，上至朱天，故不可以夷丘上屋，萬物蕃息，五穀兆長，故曰德在野。日冬至則水從之，日夏至則火從之，故五月火正而水

漏，十一月水正而陰勝。陽氣爲火，陰氣爲水，水勝故夏至溼，火勝故冬至燥，燥故炭輕，溼故炭重。日冬至，井水盛，盆水溢，羊脫毛，麋角解，鵠始巢，八尺之景，日中而修丈三尺。日夏至而流黃澤，石精出，蟬始鳴，半夏生，蟲蟻不食駒犢，鷺鳥不搏黃口，八尺之景，修徑尺五寸。景修則陰氣勝，景短則陽氣勝。陰氣勝則爲水，陽氣勝則爲旱。陰陽刑德有七舍，何謂七舍？室、堂、庭、門、巷、術、野。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，先日至十五日，後日至十五日，而徙所居各三十日。德在室，則刑在野；德在堂，則刑在術；德在庭，則刑在巷；陰陽相德，則刑德合門。八月、二月，陰陽氣均，日夜分平，故曰，刑德合門。德南則生，刑南則殺，故曰，二月會而萬物生，八月會而草木死。

春秋繁露 天道大數，相反之物也。不得俱出，陰陽是也。春出陽而入陰，秋出陰而入陽，夏右陽而左陰，冬右陰而左陽。陰出則陽入，陽入則陰出，陰右則陽左，陰左則陽右。是故春俱南，秋俱北，而不同道；夏交於前，冬交於後，而不同理。竝行而不相亂，澆滑而各持分，此之謂天之意。而何以從事？天之道，初薄大冬，陰陽各從一方來，而移於後，陰由東方來西，陽由西方來東，至于中冬之月，相遇北方，合而爲一，謂之曰至。別而相去，陰適右，陽適左。適左者其道順，適右者其道逆。逆氣左上，順氣右下，故下緩而上寒，以此見天之冬，右陰而左陽也。上所右，而下所左也。冬月盡，而陰陽俱南還，陽南

還出於寅，陰南還出於戌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。至于中春之月，陽在正東，
陰在正西，謂之春分。春分者，陰陽相半也，故晝夜均而寒暑平。陰日損而隨陽，陽日益
而鴻，故爲燒熱。初得大夏之月，相遇南方，合而爲一，謂之曰至。別而相去，陽適右，陰
適左，適右由下，適左由上，上暑而下寒，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，上其所右，下其
所左。夏月盡，而陰陽俱北還，陽北還而入於申，陰北還而入於辰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
地之見處也。至于中秋之月，陽在正西，陰在正東，謂之秋分。秋分者，陰陽相半也，故
晝夜均而寒暑平。陽日損而隨陰，陰日益而鴻，故至于季秋而始霜，至于孟冬而始大寒，
下雪而物咸成，大寒而物畢藏，天地之功終矣。天之道，出陽爲煖以生之，出陰爲清以
成之。是故非薰也，不能有育；非凜也，不能有熟；歲之精也。知心而不省薰與凜孰多
者，用之必與天戾。與天戾，雖勞不成。是自正月至于十月，而天之功畢，計是間，與陰
陽各居幾何？薰與凜其者曰孰多？距物之初生，至其畢成，露與霜其下孰倍？故從中春
天降物，固已皆成矣。故九月者，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，十月而悉畢，故案其迹，數其實，
清凜之日少少耳。功已畢成之後，陰乃大出，天之成功也，少陰與而太陰不與，少陰在
內而太陰在外，故霜加物，而雪加空。空者，實地而已，不逮物也。功已畢成之後，物未

復生之前，太陰之所常出也。雖曰陰，亦以太陽資化其位，而不知所受之。故聖王在上位，天覆地載，風令雨施。雨施者，布德均也；風令者，言令直也。詩云：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」言弗能知識，而效天之所爲云爾。禹水湯旱，非常經也。適遭世氣之變，而陰陽失平。堯視民如子，民親堯如父母。尚書曰：「二十有八載，放勳乃殂落，百姓如喪考妣，來四海之內，闕密八音三年。」三年，陽氣壓於陰，陰氣大興，此禹所以有水名也。桀，天下之殘賊也。湯，天下之盛德也。天下除殘賊，而得盛德大善者再，是重陽也。故湯有旱之名，皆適遭之變，非禹、湯之過。毋以適遭之變，疑平生之常，則所守不失，而正道益明。

爾雅穀不熟爲飢，菜不熟爲饉，果不熟爲荒，仍飢爲荐。博雅一穀不升曰歉，二穀不升曰饑，三穀不升曰饉，四穀不升曰饑，五穀不升曰大侵。

史記凡候歲美惡，謹候歲始。歲始或冬至日，產氣始萌。臘明日，人衆卒歲，一會飲食，發陽氣，故曰初歲。正月旦，王者歲首。立春日，四時之卒始也。四始者，候之日。而漢魏鮮集臘，明正月旦決八風，風從南方來，大旱；西南，小旱；西方，有兵；西北，戎菽爲，小雨，趣兵。北方爲中歲，東北爲上歲，東方，大水。東南，民有疾疫，歲惡。故八風各與其衝對，課多者爲勝。多勝少，久勝亟，疾勝徐。日至食爲麥，食至日昳爲稷，昳至鋪爲黍，鋪至下鋪爲菽，下鋪至日入爲麻。欲終日有雨有雲，有風有日。日當其時者，深而多實，

無雲有風日，當其時，淺而多實。有雲風無日，當其時，深而少實。有日無雲不風，當其時者，稼有敗。如食頃，小敗。熟五斗米頃，大敗。則風復起有雲，其稼復起。各以其時用雲色占，種其所宜。其雨雪若寒，歲惡。是日光明，聽都邑人民之聲。聲宮，則歲善吉；商，則有兵；徵，旱；羽，水；角，歲惡。或從正月旦比數雨。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，過之不占，數至十二日，日直其月，占水旱。爲其環城千里內占，則其爲天下候，竟正月。歲月所離列宿，日風雲，占其國。然必察太歲所在，在金穰，水毀，木饑，火旱，此其大經也。正月上甲，風從東方，宜蠶；風從西方，若旦黃雲，惡。冬至短極，縣土炭，炭動，鹿解角，蘭根出，泉出躍。略以知日至，要決晷景。歲星所在，五穀逢昌。其對爲衝，歲乃有殃。

師曠占黃帝問師曠曰：「吾欲知歲苦樂善惡，可知否？」對曰：「歲欲豐，甘草先生，薺也。歲欲苦，苦草先生，蓼也。歲欲惡，惡草先生，水藻也。歲欲旱，旱草先生，蒺藜也。歲欲疫，病草先生，艾也。歲欲荒，荒草先生，蓬也。」黃帝問師曠曰：「杏多實不蟲者，來年秋善。」〔二〕五木者，五穀之先，欲知五穀，但視五木，擇其木盛者，來年益種之。常以十月朔日占春羅貴賤，風從東來，春賤，逆此者貴。以四月朔占秋羅，風從南來西來皆賤，逆此者貴。以正月朔占夏羅，風從南來東來者皆賤，逆此者貴。

白虎通 風者何謂也？風之爲言萌也，養物成功，〔二〕所以象八卦；陽生於五，極於九，五九四十五日變，變以爲風，陰合陽以生風也。距冬至四十五日，條風至，條者，正也。四十

五日，明庶風至，明庶者，迎衆也。四十五日，清明風至，清明者，清芒也。四十五日，景風至，景大也，陽氣長養。四十五日，涼風至，涼寒也，行陰氣也。四十五日，昌闔風至，戒收藏也。四十五日，不周風至，不周者，不合也，陰陽未合化也。四十五日，廣莫風至，廣莫者，大也，同陽氣也。故曰：條風至，地暖；明庶風至，萬物產；清明風至，物形乾；景風至，棘造實；涼風至，黍禾乾；昌闔風至，生薺麥；不周風至，蟄蟲匿；廣莫風至，則萬物伏。是以王者承順之。條風至，則出輕刑，解稽留；明庶風至，則修封疆，理田疇；清明風至，出幣帛，使諸侯；景風至，則爵有德，封有功；涼風至，報地德，化四鄉；昌闔風至，則申象刑，飾囷倉；不周風至，則築宮室，修城郭；廣莫風至，則斷大辟，行獄刑。淮南子 條

刑罰。

爾雅 南風謂之凱風，東風謂之谷風，北風謂之涼風，西風謂之泰風。焚輪謂之頽，扶搖謂之焱，風與火爲庵，迴風爲飄，日出而風爲暴，風而雨土爲霾，陰而風爲曠。五經通義：陰陽散爲風，風氣無根也。物理論：風者，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。怒則飛砂揚礫發屋拔樹，喜則不搖枝動草，順物布氣。

颶、颶、颶，風也。風俗通。猛風曰颶，涼風曰颶，微風曰颶，小風從孔來曰颶。易飛候何以知聖人隱也？

風清明，其來長久，不動搖物，此有龍德在下也。天氣下，地不應，曰霧。地氣發，天不應，曰霧。霧

謂之晦。釋名霧，冒也，氣蒙亂覆冒物也。蒙，日光不明，蒙蒙然也。蟠蛻謂之零。蟠蛻，虹也。蟠爲

挈貳。尚書考靈曜曰旁白者爲虹，日旁青赤者爲霓。春秋元命苞虹霓者，陰陽之精，雄者爲虹，雌者爲霓。尸子

虹霓爲析鬱。釋名虹，攻也，純陽攻陰氣也。又曰蟠蛻，其見每於日在西，又見於東，掇飲東方之水氣也。見於西方

曰升，朝日始升而出見也。又曰美人，陰陽不和，婚姻錯亂，淫風流行，男美於女，女美於男，恒相奔隨之時，則此氣

盛，故以其盛時名之也。霓，齧也，其體斷絕，見於非時，此災氣也，偃害於物，如有所食齧也。說文霓，屈虹，青赤

或白色，陰氣也。春秋演孔圖蜺者，斗之精也，失度投蜺見態，主惑於毀譽。天子外苦兵威，內奪臣無忠，則天投

蜺。春秋潛潭巴虹出，后妃陰脅王者，五色迭至，照於宮殿，有兵革之事。易是類謀畫視無日，虹霓煌煌。夜視無

月，彗孛將將。天卑地高，雷謹公行，星晝奔，霓夜光。弇日爲蔽雲。釋名珥氣在日兩旁之名也。珥，耳也，言

似人耳之在面旁也。暈，捲也，氣在外捲結之也。日月皆然。春秋元命苞陰陽之氣，聚爲雲氣，立爲虹蜺，離爲倍

儔，分爲抱珥。○如淳曰：「向外曰倍，刺日曰儔，在旁如半環向日曰抱，在旁直對曰珥。」春秋感精符日朝珥則有喪

擊，日已出，若其入而雲皆赤黃，名曰日空，不出三年，必有移民而去者。日黑，則水淫溢。日無光，主勢奪，羣臣以讒

術。色赤如炭，以急見伐。虹貫日，天下悉極，文法大擾，百官殘賊，酷法橫殺，下多相告，刑用及族，世多深刻，獄多

怨宿，吏皆慘毒，國多死擊，天子命絕，大臣爲禍，主將見殺。禮斗威儀日月赤，君喜怒無常，輕殺不辜，不事天地

鬼神，時則大雨，土風常起，日蝕無光，地動雷降，其時不救，兵從外來，爲賊戮而不葬。京房占國有佞讒，朝有殘臣，則日不光，闇冥不明。日無故日夕無光，天下變枯，社稷移主。易讖聰明蔽塞，政在臣下，婚戚于朝，君不覺悟，虹蜺貫日。疾雷爲霆霓。河圖始開圖，激陽爲雷。說文，雷，陰陽薄物。雷雨生物者也，電，陰陽激耀也。震，劈歷振物者。霆，雷餘聲也，鈴鈴所以挺出萬物。釋名，雷，硠也，如轉物有所硠，雷之聲也。電，殄也，乍見則殄滅也。震，戰也，所擊輒破若攻戰也。又曰辟歷，辟折也，所歷皆破折也。博雅，震，貫，霆，雷也。論語讖，雷震百里，聲相附。○宋均注：「雷動百里，故因以制國也。」師曠占，春雷初起，其音洛洛。霹靂者，所謂雄雷旱氣也，其鳴依依，音不大。霹靂者，謂之雌雷，水氣也。論衡，雷者，太陽之激氣也。何以明之？正月陽動，故正月始雷；五月盛陽，故五月電迅；秋冬陽衰，故秋冬雷潛。盛夏之時，太陽用事，陰氣乘之，陰陽分爭，則相校軫，校軫則激射，激射爲毒，中人輒死，中木木折，中屋屋壞。雷者，火也，記曰：「有疾風迅雷甚雨，則必變，懼天怒也。」子曰：「天之與人猶父子，有父爲之變，子安能忽？故天變，已亦宜變，順天時，示已不違也。」雨霓爲霄雪。釋名，雪，綏也，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緩然也。霰，星也，冰雪相搏，如星而散也。說文，霰，稷雪也，覓霰或從見，雨霓爲霄，齊語也。春秋潛潭巴，大雪甚厚，後必有女主，大雪連月，陰作威。釋名，霜，喪也，其氣慘毒，物皆喪也。露，慮也，覆慮物也。雹，砲也，其所中物皆摧折，如人所感炮也。說文，霜，喪也，成物者。從雨相聲。春秋考異郵，霜者，陰精，冬令也，四時代謝，以霜收殺。霜之爲言亡也，物以終也。春秋感精符，霜，殺伐之表，季秋霜始降，鷹隼擊，王者順天行誅，以成肅殺之威。若政令苛，則夏下霜，誅伐不行，則冬霜不殺草。春秋元命苞，霜以殺木，露以潤草。月令章句，露者，陰液

也。釋爲露，結爲霜。春秋考異郵。陰氣之專精，凝合生電，電之爲言合也，以妾爲妻，大尊重九女之妃，闕而不御，坐不離前，無由相去之心，同與參駢，房衽之内，歡欣之樂，專政夫人，施而不博，陰精凝而見成。暴雨謂之凍，小雨謂之霖，久雨謂之淫，淫謂之霖，濟謂之霽。博雅雨，策也。釋名雨，羽也，如鳥羽動則散也。

說文雨，水從雲下也。一象天，口象雲，水靄其間也。靄，雨零也。零，餘雨也。霖雨三日已往。霽，雨止也。霽謂之霽。易飛候 太平之時，十日一雨。凡歲三十六雨，此休徵時若之應。博雅雲，運也。釋名雲，猶云云，衆盛意也。又言運也，運行也。博雅風師謂之飛廉，雨師謂之荓，雲師謂之豐隆。

史記兩軍相當，日暈；暈等，力鈞。厚長大，有勝。薄短小，無勝。重抱，大破無，抱爲和，背不和，爲分離相去。直爲自立，立侯王，指量若曰殺將。負且戴，有喜。圍在中，中勝；在外，外勝。青外赤中，以和相去。氣暈先至而後去，居軍勝。先至先去，前利後病。後至後去，前病後利。後至先去，前後皆病，居軍不勝。見而去，其發疾，雖勝無功。見半日以上，功夫。白虹屈短，上下兑有者，下大流血。日暈制勝，近期三十日，遠期六十日。其食，食所不利，復生，生所利，而食益盡，爲主位。以其直及日所宿，加以日時，用命其國也。月行中道，安寧和平。陰間多水陰事。外北三尺，陰星，北三尺，太陰，大水兵。陽間驕恣，陽星多暴獄，太陽，大旱喪也。角，天門，十月爲四月，十一月爲五月，十二月爲六月。水發，近三尺，遠五尺。犯四輔，輔臣誅。行南北河，以

陰陽言，旱水兵喪。月蝕歲星，其宿地饑若亡。熒惑也，亂。填星也，下犯上。太白也，彊國以戰敗。辰星也，女亂。食大角，主命者惡之。心，則爲內賊亂也。列星，其宿地憂。月食始日，五月者六，六月者五，五月復六，六月者一，而五月者五，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。故月蝕，常也；日食，爲不臧也。甲乙，四海之外。日月不占。丙丁，江、淮、海、岱也。戊己，中州、河、濟也。庚辛，華山以西。壬癸，恒山以北。日蝕，國君。月蝕，將相當之。易飛候 凡日食皆於晦朔，不於晦朔食者，名曰薄，主人民有災患也。春秋漢含孳 臣子謀，日乃蝕。

春秋鑄 日之將蝕，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，七日而蝕。日蝕既，君行無常，公輔不修德，夷、狄強侵，萬事錯。易辨終備 日之既，陽德消。孝經鉤命缺 失義不德，白虎不出禁，或逆枉矢射，山崩日蝕，日蝕修孝，山崩理惑。春秋潛潭

巴 曰，甲子蝕，有兵敵強，丙寅蝕，久旱，多有徵；丁卯蝕，有旱，有兵，庚午蝕，後火燒官兵；辛未蝕，大水，壬申蝕，水滅陽潰，陰欲翔，癸酉蝕，連陰不解，淫雨毀山，有兵；甲戌蝕，草木不滋，王命不行；乙亥蝕，東國發兵；庚辰蝕，彗星東至，有寇兵；壬午蝕，久雨旬望，癸未蝕，行義不明；乙酉蝕，仁義不明，賢人消；丁亥蝕，匿謀滿玉堂；戊子蝕，官室內姦，雌必成雄；己丑蝕，天下唱之；庚寅蝕，將相誅，大水，多死傷；辛卯蝕，臣代其主；壬辰蝕，河決海，久霧連陰，乙未蝕，天下多邪氣，鬱鬱蒼蒼；丙申蝕，夷、狄內攘，戊戌蝕，有土殃，主后死，天下諒陰；己亥蝕，小人用事，君子繫；辛丑蝕，主疑王；壬寅蝕，天下苦兵，大臣驕橫；甲辰蝕，四騎脅，大水；丁未蝕，王者崩；戊申蝕，地動搖，侵兵強；辛亥蝕，子爲雄；壬子蝕，妃后專恣，女謀主；甲寅蝕，雷電擊殺，骨肉相攻；乙卯蝕，雷不行，雪殺草不長，姦人人。

官，丁巳蝕，下有敗兵；戊午蝕，久旱，穀不傷；辛酉蝕，女謀主，癸亥蝕，天人崩。○後漢書注引，甲乙不具，字或疑訛。周禮注，救日食祝曰：「炤炤大明，纖滅無光，奈何以陰侵陽，以卑侵尊！」

漢書 日有中道，月有九行。中道者，黃道，一曰光道。光道，北至東井，去北極近，南至牽牛，去北極遠，東至角，西至婁，去極中。夏至至於東井，北近極，故晷短，立八尺之表，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。冬至至於牽牛，遠極，故晷長，立八尺之表，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。春秋分日至婁、角，去極中，而晷中，立八尺之表，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，此日去極遠近之差，晷景長短之制也。去極遠近難知，要以晷景。晷景者，所以知日之南北也。日，陽也，陽用事，則日進而北，晝進而長，陽勝故爲溫暑。陰用事，則日退而南，晝退而短，陰勝故爲涼寒也。故日進爲暑，退爲寒。若日之南北失節，晷過而長爲常寒，退而短爲常燠，此寒燠之表也。故曰：爲寒暑。一曰：晷長爲潦，短爲旱，奢爲扶。扶者，邪臣進而正臣疎，君子不足，姦人有餘。月有九行者：黑道二出黃道北，赤道二出黃道南，白道二出黃道西，青道二出黃道東。立春、春分，月東從青道；立秋、秋分，西從白道；立冬、冬至，北從黑道；立夏、夏至，南從赤道。然用之一決房中道。青赤出陽道，白黑出陰道。若月失節度而妄行，出陽道則旱風，出陰道則陰雨。博雅 立春、春分，東從青道二出黃道東，交於房二度中。立夏、夏至，南從赤道二出黃道南，交於七星四度中。立秋、秋分，西從白道二出黃道西，交於胃

十二度中。立冬、冬至，北從黑道二出黃道北，交於虛二度中。四季之月，還從黃道。○此月行之九道也。凡君行急，則日行疾，君行緩，則日行遲，日行不可指而知也。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，日東行，星西轉。冬至，昏奎八度中；夏至，氐十三度中；春分，柳一度中；秋分，牽牛三度七分中，此其正行也。日行疾，則星西轉疾，事執然也。故過中則疾，君行急之感也。不及中則遲，君行緩之象也。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。日冬則南，夏則北。冬至於牽牛，夏至於東井。日之所行爲中道，月、五星皆隨之也。箕星爲風，東北之星也。東北地事天位也，故易曰：「東北喪朋。」及巽在東南爲風，風陽中之陰，大臣之象也。其星軫也，月去中道，移而東北入箕，若東南入軫，則多風。西方爲雨，雨少陰之位也。月失中道，移而西入畢，則多雨，故詩云：「月離于畢，俾滂沱矣。」言多雨也。星傳曰：「月入畢，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。」言陰盛也。書曰：「星有好風，星有好雨，月之從星，則以風雨。」言失中道而東西也。故星傳曰：「月南入牽牛南戒，三民間疾疫。月北入太微，出坐北，若犯坐，則下人謀上。」一曰：月爲風雨，日爲寒溫。冬至，日南極，晷長，南不極，則溫爲害。夏至，日北極，晷短，北不極，則寒爲害。故書曰：「日月之行，則有冬有夏也。」政治變於下，日月運於上矣。日出房北，爲雨爲陰，爲亂爲兵。出房南，爲旱，爲天喪。水旱至衝而應。及五星之變，必然之効也。